

0-3 岁幼儿“无处可托”？

这一行业人才缺口高达百万

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,我国婴幼儿数量逐渐增多。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,目前,我国 0 至 3 岁婴幼儿接近 5000 万人,可以说幼儿托育服务的需求市场巨大。

供需失衡 老人累育儿嫂贵

最近,作为二孩妈妈的张女士和陈女士,就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幼儿园而发愁。

北京的张女士是一位二孩妈妈,大儿子 16 岁,小儿子 2 岁。作为职场妈妈的张女士,在大儿子刚出生的时候,家里老人一起帮着带孩子,但是小儿子出生后,情况就变了。“当时 40 岁属于高龄妈妈了,有了老二以后,就有一个非常直接、非常现实的问题:双方的老人年龄都很大,70 多岁,一是他们的体力跟不上,二是从情感上来说,也非常不好意思让老人这么辛劳,因为照顾 0 到 3 岁的孩子是非常累的。”张女士说,她打算去找个育儿嫂,但在了解了育儿嫂市场后,她却发现,虽然育儿嫂的薪酬已经涨到了每月接近 1 万元,但是要想挑到一个与薪酬相匹配的并不容易。张女士说:“我觉得育儿嫂市场上,职业化程度还没有那么高,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。比如,刚跟育儿嫂磨合好,几个月后她就走了,很不稳定。”

和张女士有一样烦恼的还有陈女士。陈女士的小女儿今年 3 岁,家里还有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儿子。虽然老人的身体还不错,可以帮忙照顾,但是进行早期教育却很难。作为双职工家庭,陈女士和爱人一直想找一个

合适的托幼教育机构。

陈女士说:“这个比较难,幼儿园会有相关的这种配套措施,但是 0 到 3 岁的保育机构比较少。我们希望保育机构不仅仅是一个保育机构,它应该要有一些先进的教育理念。”



托幼教育师资缺口巨大

调查显示,在发达国家,3 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在 25%至 55%之间,而我国 0 至 3 岁婴幼儿入托率仅为 4.1%,城市 0 至 3 岁婴幼儿入托率也不足 10%,国内托育早教机构的数量远不能满足家庭的现实需求。

对于日益突出的托育服务供需矛盾,日前,国家卫健委组织起草的《托育机构设置标准》和《托育机构管理规范》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但是记者采访了解到,目前,业内还

存在着师资不足、标准不统一等问题。

在北京的一家托育班,负责人王劲春从事学前教育 10 多年,今年,她看准了 0 到 3 岁婴幼儿托育市场,开办了这家托育班。刚开班一个月,就受到周边小区家长的青睐。

王劲春介绍说,饮食配餐、每天给孩子们做一些抚触训练,这些方面都需要专业性的老师。为了适应大量增长的婴幼儿的托育需求,王劲春开

始招聘老师,但是让她发愁的是,理想的老师很难招。

王劲春说:“托育项目下延到零岁的年龄段了,托育课程里边专业的老师不太好找,说实话,有很大的压力。”

目前,学前教育专业大多是围绕 3 到 6 岁的幼儿园幼师展开的,很少有针对 0 到 3 岁婴幼儿的专业。有专家认为,整个行业还存在数以百万计的专业人才缺口。

行业急需建设统一标准

全国托育早教服务机构标准课题组专家张华发现,几乎 95%以上的托育机构聚焦的点都在 1 岁半到 3 岁这个阶段,真正从事 0 到 18 个月或者 0 到 2 岁托婴这一年龄段服务的机构非常少。除了师资,行业标准不统一也是制约行业发展的因素之

一。目前,围绕 0 到 3 岁托育服务机构的标准,大多是“一地一标准”。比如,上海在全国率先出台“3 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管理办法和设置标准”之后,四川、广东、南京、成都等地也陆续出台了地方管理办法,因此,规范行业标准也是整个托育行业发

展的关键。

张华认为:“在政策层面,没有明确的国标出台。所以,很多在观望或者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人,也在犹豫。希望有一个很明确的国家标准或政策来指导大家,可以更加规范地来经营和运作。”

女主播“为爱殉情” 骗离异男 400 万

一边是自称家中有矿,年轻貌美的“富二代”女主播丁某;一边是相距上千公里,相貌平平、独自抚养孩子的离异男子吕某。从一般打赏到线下见面,在吕某的主动关心下,二人“感情”迅速升温。这段看似美好的“网络情缘”却成了压在吕某心中的一块大石。这其中究竟有怎样的隐情?近日,吉林省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的一纸判决道出了事情的真相。

“富二代”女主播

丁某家住安徽铜陵,2011 年以来先后在多个网络直播平台做主播。直播期间,丁某与家住吉林长春的吕某相识,吕某经常在直播间给丁某打赏和刷礼物,一来二去两人互加为 QQ 好友。2012 年夏天,吕某专程前往铜陵与丁某见面。这次之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,吕某仍经常去铜陵看望丁某。

此后,吕某与丁某联系更为密切,出手也更加阔绰,双方不久就确立了恋爱关系。交流中,丁某对吕某说,其父亲目前在江西九江开矿场,家里十分富裕,她本人也是个小“富二代”。

确立恋爱关系后,丁某继续虚构自己的“富二代”身份,并编造了一场“殉情记”:丁某向吕某表示,父亲瞒着她与合作伙伴的孩子“浩浩”订婚并收取了对方 200 万元礼金,还将丁某囚禁起来不让她与吕某联系。丁某谎称为了继续与吕某恋爱,她因自杀未成入院,言语中要求吕某替她归还“浩浩”200 万彩礼金,否则就要分手。

丁某还编造在铜陵买房、投资矿厂、租赁吸沙船等一系列借口要钱,连同 200 万元彩礼金在内,在 2013 年至 2015 年期间,共骗取吕某 434 万余元。

2016 年 4 月,丁某又在微信中向吕某要钱,吕某拒绝后,丁某将吕某微信删除,并更换了手机号码。至此,吕某的这场网络情缘以“爱人”的消失告终。如梦初醒的吕某遂报案。

挥霍 400 万 获刑 13 年

经查,丁某早在 2009 年便已与梅某恋爱,二人于 2016 年夏天结婚。而在与吕某“恋爱”期间,丁某并未向他透露过任何信息。在丁某的故意隐瞒下,吕某也一直以为自己会和丁某“共度余生”。因此,在金钱上吕某也没有太过在意。在与丁某“恋爱”的时间里,吕某通过支付宝向丁某转账 15.7 万余元,通过银行向其汇款 419 万余元。丁某随后花费 100 余万元购置玛莎拉蒂轿车一辆,其余钱款全部用于日常生活挥霍,购买了香奈儿包、卡地亚手表等多件奢侈品。

检察机关认为,丁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,虚构事实,骗取他人财物,数额特别巨大,涉嫌构成诈骗罪。日前,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丁某有期徒刑十三年,并处罚金 100 万元,责令丁某向吕某退赔 434 万元。

(检察日报)

链接

日本:扩容降费 双管齐下

关于 0 到 3 岁婴幼儿的托育问题,在其他国家又是如何解决的呢?

传统上,日本女性在生育之后往往选择辞职,作为“全职主妇”在家养育儿女。但随着日本政府出台鼓励女性就业的措施,近年来日本双职工家庭不断增加,由此带动了对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需求。

距离东京大约 1 小时车程的筑波市,最近 4 年内托儿所数量从 53 所增加到 71 所,但仍然难以满足市场需要。为鼓励更多托儿所的开办,当地政府一方面适当放宽建设标准、允许设立小规模托儿所,另一方面加大资金扶持力度,使补贴额度达到

建设费用的 3/4。据了解,今后两年,当地新增的托儿所将达到 14 座。

日本筑波市市长五十岚立青说:“托儿所增加了,但想当保育员的人不多,针对民营托儿所保育员,市政府每月提供 3 万日元(约合人民币 2000 元),补贴他们的收入。”

为了提高托育质量,日本各地政府普遍采用认证制度,达到认证标准的托儿所才能获得政府补贴。按照规定,0 岁和 1 岁婴幼儿班级每个孩子所占的平均面积不得低于 3.3 平方米,2 岁以上幼儿人均面积也要达到近 2 平方米;保育员必须取得国家资格才能上岗,每名保育

员需要照顾的婴幼儿人数限制在 4 名以内。

而在入托费用方面,为减轻育儿家庭的经济负担,托儿所根据家庭的收入高低实行差额收费。五十岚立青说:“筑波市制定了 13 个等级,实行不同的收费标准,10 月 1 日起,全国推行新制度,低收入家庭 3 岁以下婴幼儿将免费入托。”

日本厚生劳动省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,截至今年 4 月,日本全国托儿所数量增加到 36000 多所,5 年内增加了近一半,整体上看,托儿所可容纳人数已经超过应入托的人数。

(央视)